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十二回 林教頭病臥梁山泊 花和尚誤走富安莊

話說當時林冲大叫倒地，就昏暈過去，臉色如死，鼻中氣息如絲，毫不動彈。宋江和眾人盡行驚慌，急急撤去筵席，請安道全替他診脈，可有性命之憂。安道全診過一回脈息，便說：「這是陡然思想起甚事來，心上一沖一擊，氣血梗鬱，蒙閉清竅所致，尚無大礙，趕快抬到房中去，解衣按摩，自心口直至臍下摩過數十遍後，自會甦醒。」宋江、吳用同去，如法試行，林冲果然悠悠甦醒。只聽他喊聲：「苦也！」咯的一響，口中吐出一小塊鮮血，神志倒清明起來了。宋江大喜，便問道：「教頭，你往常也自在，今日因何如此氣苦？意思中要怎樣，不妨直言，倘能分憂，理當盡力幫助。」林冲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哥哥教俺從何說起。想林冲一生遭遇，只是苦楚。你看李應的堂兄被人陷害死了，沒多時就得報仇。獨有俺被人害得家破人亡，有冤難報，一樣的冤仇，他們恁地容易，想想怎不令人氣苦！」林冲說罷，又連吐幾口血在枕邊，兀自悲歎。宋江、吳用多方解勸，說：「你既有心報仇，皇天在上照臨，不愁不能如願，且待緩緩地商量。」林冲口裡答應，心中依舊鬱結，愁悶懨懨地，一連數日，竟成病了，臥倒床中，只吃得一些茶飯。宋江見了，十分憂愁，每日裡請安道全診治，連服幾個藥方，只些微有點起色。安道全因對宋江說道：「武師患的實是一種心病，單仗藥石草木，恐怕一輩子不會痊癒。常言道得好，心病須將心藥醫。除非遂了他的心願，病才會好。」安道全說這話時，吳用、公孫勝、盧俊義、柴進、魯智深、楊志都在那裡。宋江道：「先生足見高明，武師此病，端的是心病，他見李應親手碎刷仇人，何等暢快！不想同一冤仇，自家多久不曾報復，怎不氣悶？因此一激，這場病就發作。」柴進道：「前日我去探問，聽他親口說過，若能抓高衙內來親手碎刷，方才消得胸中冤苦。」盧俊義道：「高衙內這廝住在東京，東京不比鄆州，那裡是個帝都，兵馬足備，禁衛森嚴，便欲拿他，輕易也動不得手。」大家齊稱此言甚是，這件事其實難辦。只見魯智深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你們都說去不得，灑家偏要去！看俺把這撮鳥拿來，送給林冲兄弟出氣。」宋江連忙搖手道：「行不得，不可造次，且待商量則個。」眾人都勸，魯智深全不理會，大叫大嚷，鬧過一回，憋著氣走回關上。眾人一時商量不出良策，也自散去。次日，武松奔來見宋江報說：「魯智深不別而行，不知何時下山去了。」宋江大驚道：「這便處處？」立請吳用、朱武、盧俊義等商議。宋江道：「我想他定為林冲身上而起，如今多分趕往東京。壞了，壞了，偌大一座禁城，一人如何成事？」朱武道：「哥哥言是，在前史大郎被陷華州，他不是鬧出一場大事來，如何是好？」眾人你言我語，有的竟主張派遣大隊人馬，前去接應。吳用連說：「使不得，這麼一來，事情更壞，為今之計，惟有差戴院長迅速追趕，用好言語勸他回山，待不理時，再思別法。」宋江說：「好。」立刻喚戴宗來到，吩咐如此為者，務要勸得魯智深回來。戴宗奉命下山，忽匆匆駕起神行法，上道追趕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魯智深當時堅執要上東京，宋江和眾人都勸暫緩，智深好生不服，吵了一陣，負氣回到關上，抓過酒壺兒，把酒往肚裡盡灌。灌了一壺又一壺，連乾六七壺酒，卻自尋思道：「宋公明阿哥直恁怕事，鄆州一座城，東京也是一座城，說得多大奢遮，不爭鄆州去得，東京便去不得，皇帝乾甚鳥？天老爺，佛菩薩，灑家也沒曾怕得罪，又怕甚的，俺好歹把高衙內這廝拿來，也救了林冲兄弟。」智深打量一回，又喝一回酒，直喝到半夜，方才爬到床上睡了。一覺醒來，天光早已大亮，連忙起身，收拾了戒刀、禪杖，紮束好腰包，搖搖擺擺，徑下關來。嘍囉見他迷了兩眼，幌蕩著身子走路，便問：「魯頭領哪裡去？」智深睜開眼睛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乾鳥！哪裡便是哪裡。」嘍囉嚇得住口縮舌，不敢做聲，看著智深走去。智深下得山嶺，趕奔前途，直趕了一日，看看天色晚了，只得尋個客店下宿。次日又趕，趕到午牌過後，覺得路徑有點迷糊起來，生怕錯走了程途。回思一想，休管對不對，只自趕路，東京是四通八達之區，哪條路行不得？約莫又趕一個時辰，早望見前面一座鎮口，智深邁開大步，飛奔過來，見市面熱鬧，地方很好。這是沂州管下一個大鎮，地名叫做蜚狐寨。智深奔到，肚中正饑，便走入一家酒店裡，與一個座頭坐了，倚了戒刀、禪杖，叫過賣的快打酒來吃。叫喊好幾次，小二方才懶懶地上來，把智深直上直下相一回，又看看戒刀、禪杖。智深不耐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你這撮鳥只是瞧人，快打兩角酒，切一大盤熟牛肉，有麵做二三斤下去，少頃一發還你錢。」小二口裡答應，卻又斜睨兩眼，對智深只管看，露出不尷尬的神氣。智深喝道：「你這撮鳥，你瞧灑家怎地，還不將酒肉來吃。」小二見他凶，只得去告掌櫃，連忙將上酒來，端上牛肉盤子。智深正餓，放開肚皮就吃，如狼吞虎嚥，風捲殘雲一般，頃刻吃得精光，便呼：「快快添來，灑家吃飽了趕路。」連叫幾聲，小二又是有氣無力，把做成的麵送上來，說道：「和尚，這也夠飽了，吃了趕緊走。」智深瞋目叫道：「怎麼說，還要喝酒哩，卻教灑家走路。」把桌子拍得一片響，只叫：「酒來，酒來！」小二轉身，嘴裡囁咕著道：「普天下沒曾見這般和尚，把酒當做性命一般。」智深大叫道：「灑家走遍天下，也沒曾見你這撮鳥，你莫惹得灑家發惱，放起一把火，把這鳥店都燒了！」小二一聽，急趕近座前，沉著臉色說道：「你這和尚，不要口沒遮攔，若是省事的，趕快便走，休教拿到官府中去，你須吃不了。」智深跳起來，罵一聲：「直娘賊，你敢拿灑家？」只一掌，把小二打個踉蹌，牙縫裡迸出血來，掩了嘴巴，半日做聲不得。智深怒髮，把杯箸、壺兒、碟兒，一齊丟到地上。掌櫃一看不好，連忙陪著笑臉上來，告道：「師父休怪，這廝倒是一片好心，只不會說話，教師父著惱。離此處地面數十里，有座山岡，名叫戴雲嶺。近來嶺上出了一干強盜，為頭的兩個大王，都是和尚，好生了得，盤踞那裡，終日打家劫舍，搶掠婦女，鬧得附近村坊都不安寧。前日富安莊富太公家女兒，又吃這夥強人劫去，富太公告到州裡，沂州府行移文書到此，責成村坊裡正，行家鋪戶，凡遇行跡不明過往僧人之類，一概不准容留買賣，違者重辦。這裡的知寨官人，分撥幾十名軍健壯漢，每日在鎮上分頭巡邏。前日有個僧人經過，吃軍士撞見了，指他是強盜的眼線，拿住瞭解往府裡去，不知現今釋放也否。方才師父進來，小二聽你是外方口音，不敢便賣，經我說了，才大膽賣與你吃。後恐巡邏的撞來，須連累了小店，故而催你快快吃了趕路，並沒歹意，請師父鑒憐則個！」掌櫃說時，那小二怕和尚凶橫，再不敢插嘴，把一隻手掩了嘴巴，遠遠地耷著打轉。智深聽畢，自念道：「什麼毒龍惡獸，俺偏不怕，何以一聽此人說話，俺的心腸卻軟了。」便掏出一大錠銀子，向桌子上一丟，道：「恁地，拿了錢去，灑家便走。」取過戒刀、禪杖，就出店去。掌櫃喊：「銀子多哩。」智深道：「灑家不要，一發賞給你們罷。」邁開大步，徑自去了。這裡擲壞的東西，店家自行收拾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魯智深離了蜚狐寨，一程途趕奔過去，已至西牌時候，但見倦鳥投林，夕陽欲墜，暮煙四起，遠樹迷茫，天色將夜了。抬頭望到前途，曠曠蕩蕩，不見一個村店，只有東南上林子裡，炊煙裊裊而起，自念那裡定有人家，且奔將去再理會，便望一望清楚，緊一下腳頭，徑向東南而行。趕到那裡看時，果然是一座大莊院，好不氣概。智深舉步上前，只見五七個莊客，在門前草場上打掃，忽見智深走來，叫聲：「阿也」，丟下鋤耙畚帚，盡行奔入莊內，只剩一個年老走不動的，呆呆地望著智深，不則一聲。智深好怪，便向前對老者唱個喏，道：「過往僧人，今日貪圖趕路，錯過宿頭，欲借貴莊投宿一宵，明早便行，萬望方便則個！」老者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老漢不能做主。」那幾個莊客躲在門背後偷看，見老者同和尚答話，草場外再沒有甚別人，便放了心，又都走出門外，慢慢暫將近前。就中一個年輕漢子，問：「和尚來此做甚？」老者告是借宿。那漢子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老公公休信，他只是來踩盤。」智深喝道：「胡說！什麼叫做踩盤？」老者叫道：「趙二哥，你常常如此，口沒遮攔；師父休怪，總是你沒得緣分，我們莊上太公，前日為了一件意外之事，心兒懶了，不願招接僧道。你要借宿，可朝前再走十多里路，那裡有座廟宇，便可安身。」智深道：「說什麼廢話，灑家待趕前途下宿時，又奔來此間則甚？」那個叫做趙二的漢子道：「你看這和尚，說話硬生生地，全不像出家人。」智深道：「你這廝，出家人可回不得話？」漢子道：「誰耐煩鬥口，這廝多管是來踩盤。」智深喝道：「你這撮鳥，莊主不出來，卻要你來說話？灑家又不是歹人，借宿一宵也得。」那漢子又要開口，吃老者喝住，說道：「師父休要和他一般見識，此地委實不便容留，請你多趕一程罷。」智深說：「好。」回身待走，只聽得漢子又在說道：「不是歹人，卻是強盜，須瞞不過俺的眼睛。」智深喝聲：「放屁，你自不許借宿，卻又罵人強盜，是何道理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道理，道理，你是個會事的，快快離開此地，不要一索拿送到官，腿兒打得稀爛。」智深大怒道：「直娘賊！你待拿灑家？」掄起禪杖就打，那漢子自仗會

得幾路拳腳，直撲過來，想搶智深的禪杖，吃智深對準他腿股只一下，打倒在地，只叫救命。眾莊客叫聲：「和尚撒潑，還當了得？」各拿鐵耙鐵鋤在手，一齊奔將來搶智深。智深大吼一聲，丟開禪杖，只一陣打，眾莊客哪裡能夠抵擋，紛紛跌撞開去，打一個落花流水。這時早有人飛奔進內，稟報莊主太公：「一個遊方和尚好不兇惡，吃打壞多少人也！」莊主大驚，慌忙出外看時，智深怒氣未息，兀自叫罵：「直娘賊，真要拿俺送官麼？引得灑家性發，把你這乾男女一齊打死，待怎生？」莊主見不是頭，急行上前施禮道：「師父息怒，這廝們多多冒犯，且看小老薄面，饒恕則個！」智深道：「太公，你須省得，不是灑家要來尋事，都因今日錯過宿店，特到貴莊借宿一宵，叵耐這廝們多方薈惱人，實屬忍耐不得。」太公道：「好說，師父遠來辛苦，且請進內吃齋。」便引智深入莊，直到草堂之上，放下戒刀、禪杖，分賓主坐下，小廝端上茶盤，太公親手奉茶與智深吃。說道：「適才莊客們好生無禮，師父休怪，今夜便請留宿荒莊。明日卻送上道。」智深見莊主彬彬有禮，也不再發作，便道：「不敢動問，莊主高姓？高名？」太公道：「此地喚做富安莊，有三四百家村戶，合村子只有富家、安家兩姓。小老姓富，單名一個裕字。往常小老最喜齋僧佈施，來者不拒。不想此間截雲嶺上，新近出了一夥強人，打家劫舍，鬧得雞犬不寧。官府裡曾經派兵剿捕，反吃他們打敗，聲勢越發大起來。」智深道：「嶺上有多少人？」太公道：「近來愈聚愈多，聽說已近千人。那兩個大王都是和尚，一個叫做花和尚魯智深，一個名喚行者武松，都殺人不眨眼，十分了得。」智深聽了，暗付道：「哪裡來的不成材的東西，卻冒了灑家名兒，做這勾當。」太公又道：「告師父，小老有兩個女兒，長女叫金蓮，次女玉蓮，居然都有幾分姿色。不知如何，大王得知我有兩個女兒，就在前日趕入莊裡來，將我的次女搶去。大王聲言，還要我將長女獻上山去，否則要殺盡小老全家。師父，小老怎生受得這般驚恐，只得告到官府，一面在這村坊上首，結合得三二百人，準備槍刀弓弩，建造敵樓寨柵。倘強人再來時，便行並力抵敵，拿了送官。今日師父到此，虧得天還未晚，若在黑夜，休想進得村坊。」智深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，可惜今日這夥狗男女不來，若撞來時，便一個一棒，一齊打殺。」太公道：「聽師父的口氣，倒是一條好漢。」說著，堂上早已燈光明亮，莊樓上正打初更。太公忽地省起道：「說話得出神，把夜飯都忘了，師父肚裡須饑餓。」便問：「師父吃葷也否？」智深道：「灑家不忌葷酒，什麼都可，有酒將些來吃。」太公道：「恁地，師父先吃酒肉。」沒多時，只見兩個小廝送上一大壺酒，一雙箸，一隻盞子，四個碟兒，又是一盤肥肉，搬來都放在桌子上。太公便請智深吃，教小廝在傍篩酒。智深毫不謙遜，放開肚皮，拿來便吃。太公去了一回，又來說長道短，動問智深法名寺院，來蹤去跡。智深含糊地應著，太公連叫：「添酒，只請這師父儘量吃。」約莫半個更次，太公見智深已有八分醉意，便起身轉入後堂，小廝送上飯來，智深剛吃罷一碗，只聽得人聲擾亂，又看見火把齊明，數十個壯健漢子，各執刀、叉、棍、棒，搶上草堂來。